

红 松 林

段 玫

敦煌文艺出版社

自序

我的上辈人不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我的上辈的上辈也不是。细数我的不算多的家族成员，也没有一个人从事文艺工作。当初，我怎么会和文学结了不解之缘呢？回想起来，只能归结为被古今中外灿烂的文艺瑰宝所魅惑和吸引。

当我在人民解放军中，伏在宿舍的床板上，写出第一首诗的时候，我丝毫不知道诗的深浅，对中国文艺之途的曲折艰难，自然也毫无先见之明。

五十年代，我们都信奉唱颂歌、唱战歌、唱欢乐之歌的理论。以后的十几年，从自身的感受出发，颂歌、战歌、欢歌唱不出来了，就只好缄默。

十年浩劫之后，当我们的共和国打开了通向四面八方的门窗，我们逐渐清醒和成熟了。人生之路不能往回走，青年时代的单纯、热情和明朗，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深思、沉郁和冷峻。

我写诗，纯粹是业余爱好，带着很大的随意性。我遵守着想写了就写点，不想写时不硬写的原则。没有付出汗流浹背的辛劳，自然谈不上丰硕的收获。

我还想说一点，如果有可能再从青年时代开始，我将选择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作。至于诗，才华是必要的，但是只有在思想感情完全无拘无束的时候，它才会飞翔起来。

在编选这本诗集的时候，我删除了自己不满意的诗作。尽管如此，选进集子中的作品，也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只能深感遗憾了。

一九九二年元月

目 录

自 序.....	(1)
无 题.....	(1)
夜啊, 青色的夜.....	(2)
阵地上的鲜花.....	(4)
你好啊, 甘肃.....	(6)
田野上的百灵鸟.....	(10)
戈壁之夜.....	(13)
车过独山子.....	(14)
阿克塞诗草 (三首) ..	(15)
绿 野.....	(20)
扳道工人.....	(22)
致石林.....	(23)
在河两岸.....	(25)
歌 手.....	(28)
小 鹅.....	(29)
森林轶趣 (四首) ..	(30)
我们呼唤森林.....	(34)

红松林·····	(36)
铺天盖地的风沙·····	(37)
黄河落日·····	(39)
刘家峡——炳灵寺·····	(40)
雨中皋兰山·····	(42)
戈壁，也是国土·····	(43)
荒凉的境界·····	(47)
华尔兹·····	(49)
人·····	(51)
意 愿·····	(54)
目 光·····	(55)
两个声部的和弦·····	(57)
海之子·····	(59)
流 星·····	(62)
演出结束·····	(63)
你的圆号·····	(65)
一种意绪·····	(67)
卖花老人·····	(68)
真理，在死刑中前进·····	(70)
昨天的悲歌·····	(72)
盲妇人·····	(77)
在我们的天空·····	(82)

大西洋印象·····	(85)
在林肯被刺的地方·····	(87)
给一位指挥·····	(89)
尼亚加拉瀑布·····	(90)
仙人洞·····	(91)
水门饭店·····	(93)
夜 景·····	(95)
在航天博物馆的遐想·····	(97)
海 鸥·····	(99)
苏州教授·····	(100)
黄昏时分·····	(102)
中 秋·····	(104)
喀斯喀特山麓·····	(106)
维也纳指挥·····	(109)
 附 录：读诗琐记·····	 (111)

无 题

四周，一片诱人的
花团锦簇
绿茸茸的大地
森林的深奥
和猜不透的诡谲的宁静
当我打开栅栏
终于看见诗的圣坛

从未有过的舒展
沁入心脾的清凉向我扑来
我放任地向前奔驰
像一头鹿
美丽的枝丫在头顶开放

1983年

夜啊，青色的夜

夜啊，青色的夜，
笼罩着我们的海港，
舰尾旗早已降下，
蓝色的桅灯已经点亮。

海风轻轻地掠过波浪，
吹拂着轮机兵汗湿的胸膛。
他刚在机舱里修好了机器，
为了明天要出海远航。

战友们都安静地睡了，
码头上也没有一点声响，
只有海岸上的扩音器，
还在低低地、低低地歌唱。

歌声飘送到远方，
使他想起遥远的故乡，

他虽然听惯了海水的喧闹，
故乡的小河也叫他念念不忘。

在故乡清清的小河旁，
曾经住着他心爱的姑娘。
他们一同度过艰苦的童年，
她又在河边把他送往前方。

姑娘不断地捎来书信，
书信带来多少喜悦和力量。
如今，姑娘已走进了工厂，
穿上了蓝粗布的工人装。

夜啊，青色的夜，
笼罩着我们的海港。
舰桅上蓝色的灯光，
就像姑娘的眼睛一样。

1955年

阵地上的鲜花

一片美丽的鲜花，
盛开在海岛的阵地上，
颜色像金子一样灿烂，
长在那威严的大炮旁。

花朵盛开在炎热的南方，
种籽却来自炮手的故乡，
是年老的母亲思念儿子，
用全部挚爱把鲜花培养。

母亲把种子寄到边疆，
带来了深深的热爱和希望。
炮手把它种在泥土里，
一勺勺泉水哺育它成长。

迎着海风，迎着炽热的阳光，
花朵朝气蓬勃地开放。

隔着高山，隔着大海，
怎能不懂母亲的心肠？

炮手忠实地守卫着海防，
海洋在他眼前闪着光芒。
阵地上盛开着金色的花朵，
好像故乡和母亲都在他身旁。

1955年

你好啊，甘肃

你好，连绵的群山，
你好，奔腾的黄河，
你好，旋卷着的漫天风沙，
你好，沉睡着的无尽宝藏，
你好，风尘仆仆的城市，
你好，疏落寂静的村庄。
你好呵，甘肃！
离别十年之后，
我又满怀衷情地回来了。

我怀着对你的无限思念，
渡过了悠长的、跃进的十年。
把交织着朦胧的革命愿望
和绮丽幻想的少年时代，
与对你珍贵的回忆放在一起。
你在我的心中，
永远唤起亲切、温暖的感情。

你闪耀着粗犷、雄伟的光采，
像一块深埋在山谷里
等待开发的无价的金钢石。
如今，十年之后，
当我已成长为结实的青年，
走过了祖国大半个国土，
经历了斗争和开创的喜悦，
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

我是从首都来的啊！
在前门车站宽阔的月台上，
我的从事各种职业的朋友，
热情地来给我送行，
我看到在他们闪亮的眼睛里，
深藏着衷心的祝福和期待。

我从首都来，
披着天安门红墙的霞光，
跃动着和祖国心脏一致的脉搏。
我没有带来别的礼物，
只有一双粗硬的手，
一双把握过正义枪杆的手，
一双烧毁过地主田契的手，
一双在党的旗帜下宣过誓的手，

一双忠诚的、坚实的手啊！

啊，我回来了！甘肃！
我要同千万农民在一起，
翻耕你的丰满的荒原，
为你光秃的山岭，
戴上用森林织成的绿色冠冕。
我要去澄清你的河流中的泥沙，
让它透明得像一面镜子，
让无数闪烁的电灯，
象星辰一样缀满你的河流的两岸。
我也要到山里去，
到矿山工人那里去，
挖掘你的沉睡已久的宝藏，
让钢铁和煤在炉中燃起白热的火焰，
让黑色的石油流进祖国每一根
 工业的血管。
我要站在贺兰山和祁连山的
 白雪皑皑的峰顶，
看着你的火光四射的工厂，
你的荡漾着麦浪的田野，
你的新生的、美好的一切，
合奏一支壮丽的交响乐。
我要为你做许许多多，

不问我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碰到多少障碍和困难，
让我的汗水，
沁进你富饶、深沉的大地。

啊，甘肃，我终于回来了！
我看到你早已挣脱沉重的枷锁，
伸直了你的脊背，
看到你重又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听到发自你心灵深处的
最明朗的笑声。

啊，甘肃！
我愿将我年轻的生命，
和你的繁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听见，
你的群山、急流、荒原、宝藏，
都在震响着，喧泻着，哗笑着，
发出愉快的、响彻云霄的回声，
迎接我，回答我的问候：
“你——好——啊！”

1957年

田野上的百灵鸟

——民间歌手穷尕妹

甘肃康乐县莲花山一带，是花儿*盛行的地方。每年旧历六月初，附近一百多里的农民，都沿袭着古老的风俗，盛装去朝莲花山。朝山期间，不分昼夜地尽情对唱莲花山歌。穷尕妹就是这一带人，从小受到这种民间艺术传统的熏陶，花儿唱得很出色，一九五六年曾被选拔出席全国民间艺术会演。

每逢我们传统的节日，
你就沉醉在火热的歌唱里，
从黎明一直唱到深夜，
又从深夜唱到黎明。

在高昂、粗犷的男声之上，
飞扬着你清澈、动人的歌声，
好象一支心灵的牧笛，
在热情的乐队中回旋、轰鸣。

你一任感情和梦想去驰骋，
歌声多么辽远、深沉，
它有时明朗、跳荡，像在欢笑，
有时又表露了不可抑制的激情。

你在歌声中倾诉着自己的命运：
那遥远的、艰难的少女时代，
你的愿望、追求，新生的一切，
还有你在中年才获得的幸福和爱情。

过去，你也曾歌唱过许多次，
你以诚挚和朴素的歌声打动过许
多人，
但在每个穷人都流着眼泪的日子，
痛苦和不幸窒息了你的才能。

你像一只田野上的百灵鸟，
靠着阳光和雨露长成，
没有人知道你的价值，
也没有人关心你的前程。

只是在你的故乡解放以后，
才解放了你的歌声，
你，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